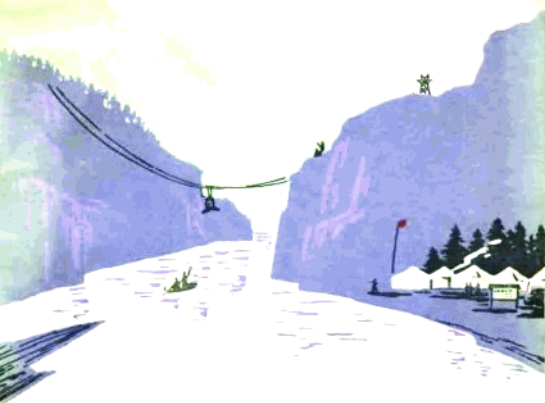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万泉河畔

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编



WAN QUAN HE PAN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十九篇。内容主要是反映工程兵在批林批孔、国防施工、军事训练等方面的火热斗争生活，也有部分篇章是写地方农业学大寨、民兵训练等斗争生活的。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，从不同侧面塑造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而战斗的干部、战士和民兵、妇女的英雄形象。作品主题鲜明，富有战斗性；生活气息浓郁；语言朴实、流畅。

目 录

主 人.....	钱学祥(1)
红星闪闪.....	朱 彤(18)
决 裂.....	李景泉(37)
根深叶茂.....	李喜信(64)
障碍场上.....	傅业全(87)
夜走银杏岭.....	陈浣国(112)
逆 浪 行.....	侯真曦(125)
雷 玲 玲.....	刘增新(138)
万泉河畔.....	杨兴旺(170)
战士新传.....	李喜信(188)
成 熟.....	金 岭(206)
新任编辑.....	江宛柳(226)
安 全 员.....	晓 曙(240)
火 焰.....	洪 路(255)
强 霞.....	刘成浩(280)
球场上的谜.....	王东汉(302)
李 昕 昕.....	江宛柳(321)
迎 春 曲.....	雷小兵(336)
红色药箱.....	张宗宽(353)

主 人

钱 学 祥

“轰！”“轰！”

“好大的炮啊！”五班长陈亮听到炮声，顿时精神振奋，手心发痒，几步窜上岭头，敞开胸怀，放眼远眺，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啊！又听到炮声了。”

陈亮离开连队已经三个月了，三个月来班里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。施工进度怎样了？打深眼、放大炮的办法行不行？想到这些，真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工地。

他站在岭头，贪婪地吸了一口工地吹来的空气，一阵风似地朝山下奔去。

—

炮声刚落，五班副牛海就带着小米朝作业面跑。

“嘿！真来劲，起码又有八十方。”小米高兴得跳了起来。牛海看着堆积如山的石渣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嘴里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在盘算：“照这样下去，两千方的任务是稳拿了……”

“吭咚，吭咚，”一阵水靴声打断了他的遐想。六班长来了，他一见牛海就嚷：“你在这儿呀，叫我好

找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牛海问。

“嘿！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们这个‘雷公班’真厉害，一炮就是七、八十方，石渣堆得象座山，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……”

“想干什么就直说。”牛海是个急性子人，没等六班长再说下去，就把话接了过来。

“想跟你借部风钻使使。”六班长说。

又来借风钻？提到借风钻，牛海立即想起一件事：

三个月前，三连刚刚由导洞掘进转入房间扩大，五班担任爆破，六班负责出渣，当时五班用的是老办法，六班用的是内燃装渣机和翻斗车，五班同志们辛辛苦苦忙活一天轰不下二十方渣，六班两、三小时就装完了。装渣机老追着屁股叫，陈亮急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一天夜里，他把牛海拉到山坡上，冲着他，也象是对自己大发雷霆：“牛海，你我都是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完不成任务，这叫什么，这叫什么嘛！”

牛海知道，他不是和自己发脾气，没有吱声。

陈亮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不行，牛海，咱不能光凭这身蛮劲，得想个办法。”

就在第二天，陈亮的办法还没想出来，六班长就跑来了，说是要借风钻。本来牛海想等班长回来商量商量再说，可是六班长却说：“嘿呀！这事还商量个啥，谁不知道，你们班长是个有名的‘向外拐’，不要说借一

部风钻，就是借十部风钻，只要他有，都保准同意。”牛海一听，可也是呀！班长的脾气他是知道的，这点小事根本用不着同他商量，于是就自作主张，挑了一部好使的风钻让六班长扛去了。

谁知事情却出人意料之外，陈亮回来后，听说六班长把风钻借去了，顿时火冒三丈：“你怎把风钻借给他们呢？”

牛海一看班长火了，也不知为什么，“是搞什么试验失败了，在这儿出气吧？”他正在纳闷，陈亮又说话了：“你问他借风钻干啥了吗？”

“没问。”牛海回答。

“你怎么不动动脑筋，不想想他们六班搞装渣要风钻干啥？这不明摆着的嘛！”陈亮越说越气。

牛海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，“是啊，他们要风钻干啥，肯定是来支援我们，早知这样，怎么也不该借给他们呀！”他狠狠地往自己头上擂了一拳。

陈亮接着说：“这样倒好，我们的任务要别人来完成，你说这叫什么，这叫什么嘛？”陈亮的声音震得满屋子轰轰响。

牛海说：“那我去要回来吧。”

陈亮想了想说：“算了！我们要让他自己送回来。明天我们就开始换用长钻杆，打深眼，放大炮，我就不信我们完不成任务。”

牛海这才知道，班长带领几个战士试验了一天，已

经摸出了一个新的打眼方法。

可是，新方法还没来得及实行，陈亮就到教导队去了。陈亮走后，牛海照他想的点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，好不容易实现了陈亮的誓言，把装渣机抛得老远，六班终于把风钻送回来了。

牛海心里想：上回就因为自己头脑里缺根弦，稀里糊涂把风钻借出去了，这回说什么也不能借了。想到这里，风趣地说：“六班长，你怎么老想钻我这个大老粗的空子？”

“不是钻空子。”六班长辩解道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找我们班长借？”

“他不是不在吗！”

“这次是他不在，那上次你怎么也没找他？”

“嘿嘿！”六班长一听他提起上次借风钻的事，惬意地笑了。

“算了！现在我头脑里的弦也多了，这次呀，你把嘴皮说破了我也不借。”牛海说完扭头就走。

六班长着了急，赶忙拉住牛海解释道：“牛副班长，你别急，这回跟上回不一样。”

“不一样？我问你，你们装渣班要风钻干啥？”

“你没见这么多大石头吗？”

牛海一看，可不是吗？眼前这么多大石头，大的一块都有好几立方，装渣机根本啃不动，非用风钻不可。现在石渣堆了那么多，六班已是土地老爷下水，自身难

保了，哪还有精力再来支援我们。他想定了自己不会再上当，便转变了态度说：“这么说你借风钻打大石头？”

“你很聪明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六班长笑着说。

“那好说，一会儿到保养间去扛吧。”

六班长走后，牛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小米。

“小米！”

“到！”小米是个机灵鬼，听到副班长喊，啪的一个立正站在牛海跟前。

“你去把那部最好的风钻保养保养，一会儿借给六班用。”

“是！”小米一转身消失在烟雾里。

二

陈亮一口气跑到十二号坑口，扔下背包，大步朝作业面走去。

“小米！”陈亮路过保养间，一眼看见了小米。

“班长！”小米见班长回来了，赶忙丢下风钻，伸过油呼呼的手拉住陈亮：“可把我给想坏了！”

小米这可是句真心话，平素他最喜欢班长，刚入伍那阵子，他衣服脏了，班长给他洗，鞋破了，班长教他补，他病了，班长背他去住院。他觉得班长比亲哥哥还要好，班长在轮训队这三个月，他天天都在念叨，连做梦都和班长在一起。现在班长回来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

陈亮也很喜欢小米。他看着小米天真活泼的面孔，

亲切地问：“在保养风钻？”

“这是借给六班的。”小米回答。

“六班长又来借风钻了？”

“对！不过，这回跟上回大不一样，上回是他们扛着风钻来支援我们，这次是他们自己打大石头。”

“打什么大石头？”陈亮问。

“班长，你不知道呀，你走后这三个月，形势大好呀。”接着小米就滔滔不绝地向陈亮介绍了班里打深眼放大炮的成果。陈亮听了，一面为班里取得的成绩高兴，但又觉得在借风钻问题上大有文章，便对小米说：“这风钻暂不能借，不管什么人来扛都不要给。”说完又继续朝前走去。

这下可难坏了小米：一部风钻，副班长叫借，班长不叫借，执行谁的好呀？正在这时，和他同期入伍的小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：“小米，班长回来了，你见了吗？”

“见了，他到作业面上去了。唉！小唐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有个大难题想请你帮忙。”

“什么难题？”

小米指着风钻说：“这部风钻，副班长叫借给六班，班长刚才回来又不叫借，你说我该执行谁的呢？”

“这还不好办，谁的对就执行谁的呗！”小唐毫不犹豫地说了。

“嗯！”小米想了想说：“要说对，一般来讲，班

长讲的总是对的，可是这一次嘛，好象副班长是对的。”

“那就执行副班长的呗！”

“可是，班长不叫借，说不定也有什么原因呢，你还记得上一次借风钻吗？谁不知道咱班长，难道连借一部风钻他都舍不得吗？”

“那……”小唐也为难了，忽然他又说：“是不是班长不了解情况呢？”

“我都对他讲了呀！”

“那也许班长变了。班长不是常说：‘人是变化的’吗？”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小米自语道，“也可能。”接着，他便认真地说：“小唐，平时我们有缺点、错误，班长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们，现在班长有缺点，我们也不能不管呀！”

“对！可他是班长，我们怎么管呀？”

“做思想工作呗！你忘了，咱班长不是还给排长做过思想工作吗？”

“那我们怎么做呢？”

“嗯——”小米眨巴了几下眼皮说：“班长做我们的思想工作都是很讲究方法的，我们做他的思想工作也要讲究方法。一会儿他来了咱们就问。”

“怎么问呢？”

“咱们先试试吧，你当班长，我来问。”

“好！”

于是，他们俩就象说相声似地开始了：

“班长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说咱们要不要全局观念呀？”

“当然要呀！”

“那兄弟单位有困难，我们要不要支援呀？”

“当然要支援呀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哎呀！不好了，班长来了！”没等小米再问下去，小唐突然惊叫起来。

“啊！”小米也慌了，赶紧拉了小唐一把，小声地说：“班长来了你问吧？”

“你问！”

“你问。”

.....

俩人正在推让，陈亮迈着虎步走了进来。

“你们俩在搞什么名堂？”陈亮一看他俩的神态有点奇怪，顺口问道。

小唐耷拉着脑袋，一声不吭；小米左手一个劲地捻着衣角，红着脸勉强抬起头，想开始做思想工作，可是一张嘴，刚才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记不起来了，只好干咳了两声，说：

“咳！咳！班长你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接着三人又陷入了沉默。小米不自然地咽了口唾沫。陈亮猜不透他俩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便急着问：

“你们到底怎么啦？”

小米头上出了汗，他鼓足勇气说：“班长，我们有一件事想问问你。”

“说吧！”

这时，一直低着头考虑问题的小唐象是找到什么恰当的话题，没头没脑地说：“比如说我们下象棋，要考虑全盘，不能只考虑哪一点，如果只考虑哪一点，忽视了那一点，那就要丢掉那一点，丢掉那一点也保不住这一点，那这一点……”

“什么‘这一点’，‘那一点’，你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呀？”陈亮越听越糊涂，干脆打断了小唐的说话。

小米一看班长急了，他也急了，也不再注意什么方法了，直筒筒地说：“干脆说吧，班长，我们对你有意见。”

“意见？好啊！提吧。”

“你平时经常教育我们要有全局观念，过去你也做得很好，现在为什么变了，副班长答应借给人家一部风钻，你都不同意。”

“啊！你们说的是这个呀！”陈亮听着他们对自己的批评，并没有感到丝毫委屈，相反，心里却象浇了蜜一样地甜，他深为新战友们的进步而高兴，想起半年前，他们刚入伍的时候，连话都不敢讲，现在居然能大胆地

向自己展开批评，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！虽然他们的批评不够准确，精神却是可贵的。想到这，陈亮走近一步，亲切地说：“你们的意见提得很好，革命战士，就应该时刻把党的利益，整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；但是这部风钻——”说到“风钻”两个字，陈亮故意把音拉得很长，当他发现两位新战友眉宇间流露出疑问时，便转变了话头说：“先不说风钻吧，你们说六班借风钻干啥？”

“打大石头呗！”小米回答。

“哪来那么多大石头呢？”陈亮故意问。

“我们放大炮炸的呗。”小唐抢着说。

“是呀！我们打深眼，放大炮，对我们自己来讲，是加快了速度，可是给人家六班却设置了障碍。你们说，这叫顾全大局呢？还是本位主义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小唐和小米面面相觑，无言对答。

陈亮看他们基本上领悟了他的意思，接着说：“那打大石头的任务应该归谁呢？风钻还该不该借呢？”

一连几个问号，好象把小唐、小米引上了高山之巅，站在这儿，他们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。

“班长，我们明白了。”小米高兴地说，“你跟副班长说说，把风钻调过来我们打。”

“已经讲过了。”陈亮淡淡地回答。

“他同意了？”

这个问题使陈亮为难了。他刚才的确找牛海谈了，

开始谈到借风钻时，牛海还批评陈亮全局观念不强，可是当陈亮说要把人调过去打大石头时，牛海就犹豫了。牛海对陈亮的主张向来都是很支持的，去年在骆驼岭修路时，八班风钻手不够，陈亮说：“我们要支援。”牛海就亲自带一名老战士去了。今年刚进工区，兄弟班没地方住，陈亮说：“我们要把房子腾出来。”牛海第一个捲起铺盖往外搬。今天这件事，要是在平常，他会满口答应的，可是现在不行，因为他有一桩心事：

三个月以前，他们班的进度上不去，连里每月只给六百方石渣的任务，一个月以后他们实行了新方法，把进度突上去了，可是任务还没增加，结果，上个月一下子就超额了九百方。牛海一看来劲了，这个月还没等任务下达，他就主动提出要求增加任务，并且在连务会上夸下了海口，说：“保证这个月拿下两千方。”到会的十几个正副班长纷纷表示向五班学习。后来，连长又在全连大会上讲了这件事，大家为五班的决心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连日来，牛海带着五班战士们日夜苦战，终于在这头十天内攻下了八百方。前几天连长又告诉他，班长陈亮要回来了，他心里更加高兴，可是没想到班长一回来就要把人调去打大石头，这样两千方的任务不就吹了吗？党支部和全连同志将对五班是怎样的看法？人家不说我牛海吹牛皮吗？牛海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又不好往外讲，只是说：“那好吧，风钻不借就是了，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牛海的性情陈亮是了解的，他心里有什么东西，你问是问不出来的，可是你不问，他也放不长，待一会儿肯定要自己倒出来。于是，陈亮便自个儿走出去了。

现在两位新战友问到这件事，他只好含糊地回答：“他会同意的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谁知小米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

“为什么？”陈亮一听小米话里有音，追问了一句。

“副班长现在一心考虑的是两千方，这是他打了保票的。”

“啊！”陈亮长出了一口气，牛海心里的秘密他明白了。

陈亮盘算着：既要完成打大石头的任务，又要拿下两千方，这担子是不轻啊，首先要把牛海的思想搞通，使全班拧成一股绳，另外还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，把所有能用的风钻都利用起来，全班分成两个组，两项任务同时干，再在打眼角度上想想窍门，提高一下工效，这样，这个月完成两项任务还是有把握的。

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小唐和小米讲了，他们都很赞同：“行！这样一定行。”小米一高兴又跳起来了；小唐立即跑进里间扛出两部旧风钻。

陈亮看着这两个聪明、灵利的新战士，想起刚才给自己做思想工作的镜头，不觉灵机一动：不能让他们做牛海的思想工作吗？对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，说不

定效果比自己去谈还要好，同时自己也可以抽这个时间把情况向支部汇报一下。想着便喊道：“小米、小唐！”

小米和小唐刚把风钻泡在油里，听到班长喊，便一齐走了过来。

“待一会儿，副班长来了，你们就……”陈亮把嘴凑到他俩的耳边轻声地叽咕了一阵，他俩听着听着嘴角都翘了起来。

陈亮布置完毕，和他俩打了声招呼，独自朝连部走去。

三

作业面上四部风钻在啾啾地怪叫着，牛海心里有些烦闷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好好想一想。他抬起脚就朝外走，刚到坑道转弯处，远远看见陈亮和两个新战士在保养间里说话，他不好再和班长碰面，又转身朝作业面走去。作业面上风钻声、通风机声、装渣机声、汽车喇叭声混在一起，直往耳朵里灌，他不愿再朝前走了。真是进退两难呀，心里实在憋的难受，干脆再找班长谈谈吧！他“呼”地一下转过身，一直朝保养间走去。

保养间里，陈亮已经走了，小唐和小米一边嘻嘻哈哈地保养风钻，一边注视着通向作业面的导洞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两人立即停止了说笑。

牛海一进门，小米就把手中的风钻递了过来，一本

正经地说：“副班长，风钻保养好了。”

牛海一看是部退了体的旧风钻，心里就不太高兴，

“我不是叫你保养那部好风钻吗？你怎么……”

“把旧风钻借给六班不也是支援吗？”小米故意地说。

“支援人家就得挑好的。”牛海简直有点火了。

“就那么一部好风钻，给他们，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小唐又在火上加了一瓢油。

“什么他们我们的，不都一样吗？”牛海大声地说。

“那怎么一样呢？”小米和他辩驳着。

“怎么不一样，不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吗？”

“既然都一样，那为什么班长叫把风钻调过来打大石头，你不同意？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牛海的脸涨红了。他明白他俩在有意揭短，有点惭愧了。难道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如两个刚入伍半年的新同志吗？尽管他知道这是班长出的点子，但毕竟有些不好意思，为了掩饰一下窘态，他只好把他所担心的问题说了出来，不过口气比开始缓和多了：“我不是不同意，我是考虑把人都搞去打大石头，这个月的任务怎么办？连长在全连讲的时候，你们都听见了，我们不能放空炮呀！”

“这你不用担心，班长都考虑好了。既要打大石头，还要完成两千方。”小米说。